

新定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

紀載鴻德乃章萬世乃

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

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問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

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

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

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

文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

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

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
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
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
一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
之頌言右臣之興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
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
天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
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以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德者乃知堯也
也知聖主不能
是則盲

儒與唐擊壤之民同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
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
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大字有廣從橫難數極深
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
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
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
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
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書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
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
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
故也地有丘滄故有高平或以鑲鋪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

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鑠
錘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五三轉
爲滂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
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
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
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諡者行之跡也諡之美者成宣也惡者
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
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諡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諡也時
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諡尙猶明
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
服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

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聞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
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
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
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
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
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士平地之
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
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彊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
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眾瑞並
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

矣頌文謫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忘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眾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至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
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
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
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
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
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
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早禍湛爲漢論
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
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
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

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
政是以褒功失邱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
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
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
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
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
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三十一篇闔絃歌之聲懼復封塗
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
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
之中恭王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佚以

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尙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
爲尙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
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尙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
帝下霸於吏吏當器幸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幸亦不
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
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
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
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
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
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

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

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舂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

興脩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卽
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
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
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
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
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
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
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
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
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
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
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

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
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
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
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
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
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
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
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侯國占人同一實也
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
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賁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尙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

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尙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